

追忆二中谢老师

□ 庞观灿

我是二中高中66届的学生,我的英语老师谢学龄离世二十年了,但她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时时在我脑中浮现。

在我读初中、高中的时代,开设英语课的学校不多。与苏联关系恶化后,开设英语课的学校才日渐多起来。但英语的师资十分短缺。不少的英语老师并没有经过英语专科的学习,就登上了英语课的讲台。所以,我初中的英语功课很差,升到高中后连国际音标都没掌握好。我的情况并非个例。谢老师就读于英国皇家女子学校,英语水平尤其口语十分了得。她并不是照本宣科给我们上课,而是根据我们的情况先给我们补上国际音标一课;又给我们总结了英语组词结构的读音规律。真是“名师指点,一日千里”!我掌握了国际音标,便掌握了英语生词的拼读,掌握了拼读,就容易把英语生词记住而写出来了。不久,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了。

我的英语成绩好了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谢老师生动、风趣的教学,使我爱上了英语学习。谢老师的英语口语说得非常好,用“字正腔圆”来形容并不为过;加上她富于表情的朗读,你会以为她是在表演单人相声呢。记得课本中有一篇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的文章,当她朗读到饥饿的小女孩梦见烧鹅发出奇特的香味时,就用惊奇、欣喜

的语调和表情高声地读出了“It smells wonderful!”(它散发出奇特的香味!)。自此以后,我一见到香喷喷的美食,就会脱口而出“It smells wonderful!”

如果有同学上课开思想小差,她往往会给我们讲一、两个与英语有关的小故事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记得她曾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:有个来湛江的英国人问街边卖甘蔗的小贩:“How much?”小贩猜知他是问价,又正好懂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的英语发音,便回答:“five 分 啊碌”。英国人大惊,拔腿就跑。原来,湛江人卖甘蔗有时不按条卖,而是按段来卖。“一段”就叫作“一碌”。“碌”的广东音与英语的look(看)发音相同,所以这个英国人以为贩子卖的甘蔗看一下都要五分钱,被吓得拔腿就跑。听了这个小故事,同学们都哈哈大笑,再也没有人开思想小差、打瞌睡了。

谢老师这些“插科打诨”的小故事还真不少,其中关于英语蚕丝一词的起源故事,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:一个英国人初到广州,见一广州妇女卖的蚕丝不知何物,便问:“What is it?”妇女会其意便用广州话回答:“丝嚟格!”自此,英国人就用“丝嚟格”(silk)来命名中国的蚕丝并向西方推介。“丝嚟格”的英译音就是silk。

1968年,在复课闹革命的浪潮中,我被抽调到湛江日报社工作。临离二中

前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谢老师家与她告别。她见有人登门,先是一惊,见到我之后才转惊为安;之后,就谆谆教导我要好好地工作,还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……就像一位慈母,为远行的儿子多次重复她的叮咛。

宥于当时的通讯条件,我们师生自此一别便失去了联系,竟长达二十年之久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已为人之父,有一天送儿子到十二小上课,才从十二小校长李洛的口中得知谢老师就住在十二小内。第二天,我便迫不及待登门探望我时时思念的谢老师。老师见到我,可谓是喜出望外。尽管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沧桑,但她还是那样乐观、豁达。在健谈的过程中,时不时还保留着她当年在英语课堂上的声情并茂和眉飞色舞……

不久,迫于生计我便离开湛江在外漂泊,直到二十年后才获悉老师已经于2004年9月1日离世。我十分悲痛,更有深深的愧疚。因为,在老师弥留之际我未能见她一面,也未能送她最后一程!每每念及于此,我总不免潸然泪下。我热爱我的母校二中,并不仅仅是因为她那天天迎送我的校门,那令我流连忘返的图书馆,还有那高高的木麻黄;而其更主要的原因则是:二中有许多像谢学龄这样的好老师。



诗和远方与家门口的风景

□ 邵 锋

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。这句话曾唤醒无数人对远方的向往,总觉得跨越山河湖海,才能看到诗意的风景。

可当我们从远方归来,常会蓦然发现,家门口那轮喷薄而出的旭日、傍晚天际那抹燃烧的晚霞,甚至巷口早餐店飘来的阵阵香气,都藏着曾被忽略的诗意。原来诗意从不是远方的专属,家门口的风景,本是未被察觉的“近处的远方”。

对此,我有着深切的体会。从前为了看日出,总是翻山越岭去追寻,为看泰山的晨曦穿破云海、黄山的朝阳染透松涛、峨眉山的霞光铺满金顶,我曾一次次起早摸黑,在呼啸的山风里久久等候。不曾想,早晨在家门口的金沙湾,我也看见了同样动人的光景,旭日从海平面缓缓升起,万道霞光洒在海面,粼粼波光像给大海镀了层碎金,凉爽的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拂来,那一刻的触动,丝毫不逊于在高山之巅看日出的感受。

每天早晚,我常在金沙湾海边散步,看海鸥贴着浪尖盘旋,看轮船来往穿梭,看椰树迎风摇曳。身边这些平常的风景,虽没有远方那种少见的光环,但每次仔细观看后,都能让我想明白,诗意从不在距离的远近里,而在我们是否懂得停下脚步,发现眼前的美好。

去远方旅游,常有这样的感受:即使是尝遍各地的美味佳肴,无论是江南

的甜糯糕点、川渝的麻辣火锅,还是北方的醇厚面食,舌尖上品尝再多新奇滋味,心底最惦记的,终究是家乡那口鲜美的味道。

若是在外面待得时间久了,这份惦念会愈发浓烈,可能是清晨巷口那碗撒了葱花的牛腩粉;可能是皮爽肉香、配以沙姜葱头酱油的白切鸡;可能是皮脆肉香的烧猪肉;可能是新鲜清甜的鱼仔汤;也可能是餐桌上,母亲炆炒的那盘带着烟火气的五花肉,香甜里裹着从小到大的记忆。那些在家中习以为常的饮食,到了远方,竟成了最牵肠挂肚的念想。原来味觉早与乡愁绑在一起,他乡的美食再好,也抵不过家乡的味道。

远方的意义,从来不是否定当下,而是给平凡的生活找个向往的方向。就像登山时,我们既要抬头望山顶的云海,也要低头看脚下的石阶。远方的风景是“仰望星空”的憧憬,它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,始终揣着一份对未知的期待。而家门口的风景,是“脚踏实地”的安稳,它让我们在向往远方的同时,能把握触手可及的温暖,不至于在奔波中迷失了来时的方向。

有人总觉得,风景只在远方,其实不尽然。最近,何叔赠我一本《何叔桑榆文稿》,翻开其中《我的老家在九洲江口》一文,开篇那句“诗意不在远方,在家门口啊!”,瞬间戳中人心。在此文中,何叔详细描绘着家门口的风景,九洲江口的江水与海水热情相拥,

围田在四季里变换着不同的景色,潮汐涨落间漫过滩涂鱼虾成群,成片的红树林在风中舒展摇曳……这些旁人眼中寻常的风景,成为了他心中最美的诗意。

其实,每个人心中都藏着这样一处最美风景。它或许是老家院墙边的一棵老树,或许是楼下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小巷,或许是清晨窗外婆婆的树影。而那份独有的诗意,从不是远方的“稀有品”,而是藏在我们与故土、与日常的联结里,只等着我们的目光去发现。

远方的雪山壮丽,可家门口老树上的鸟窝,藏着雏鸟破壳的生机;远方的大海辽阔,可家门口池塘里的荷叶,滚动着晶莹露珠的诗意。

我们向往远方,是为了拓宽生命的维度。我们珍视家门口的风景,是为了守住生活的温度。二者从不是对立的选择,而是生活该有的两面,既要带着对远方的向往出发,也别忘了在归来时,俯身拾起家门口的星光。

诗和远方不在地理的距离里,而在我们看待生活的心境中。心怀远方,我们才有勇气走出琐碎的生活,去遇见更广阔的世界。珍惜眼前,我们才能在平凡的日子里,品味出细碎的美好。当我们既能为远方的日出而心动,也能为家门口的落叶而留意,生活便不再是“苟且”与“诗意”的割裂,而是脚下每一步的路,都通向心中的远方。每一处眼前的风景,都藏着生活的诗意。

2025年9月28日于古风堂

